

河畔杂写

李天扬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河畔杂写

李天扬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畔杂写/李天扬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58-1598-6

I. ①河…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6201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封面绘画 邵 琦

封底篆刻 潘方尔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河畔杂写

李天扬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598-6/I·416

定 价 35.00 元

序 不俗与不羁

秦绿枝

李天扬兄还在整理这本书稿件的时候，就发话要我写序，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等到他把书稿拿来，我仔细看了一遍之后，马上就责备自己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为人还是这样轻率。天扬写的这些东西的内涵，他见过的人，走过的路，接触过的事物，以及在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学识水平，都不是我这个早已过气的老朽随便说两句捧场的话就可以交差的。说实话，我真想打个电话请天扬“放我一马”，还是另请高明吧。再一想，真要

这样做的话又怕引起天扬的误会，把事情想反了。任凭我再怎么解释大概也无法消除天扬心中的疑惑，这几年我和天扬建立起来的友谊只怕要受到损伤……那就勉力为之吧！

我先要说一说和天扬交往的经过。他现在是《新民晚报》的骨干力量。每天拿到晚报，头一版有篇用“江砚”笔名写的短评我总是要看的。总的感觉是要言不烦，毫无官气。但我更加注意的是晚报那个“评论/随笔”版，其中常有让我获得意外惊喜的篇章。我的“意外惊喜”无非是以下的一些因素：立论有新意，文字有情趣，内容常常话里有话，值得你去辨味、去思索。现在电脑网络开通，好多事情都已不是什么机密。但我至今还是不会上网，整日闷坐在家，就靠报纸和电视了解一点当今时事，所以也十分注意一些言外之音。晚报的这个“评论/随笔”版在这方面给了我一点满足。我佩服这个版的编辑有识见，更佩服这个版的主编有担当。主编是谁，天扬兄也；“江砚”是他的笔名也。

说到这里，我也不能忽略晚报高层领导的大度和雅

量，掌舵恰到好处。还有当今时代的进步，毕竟已非当年那个动辄得咎的岁月可比了。

于是就想到若干年前（至少已有五年吧）的春节初一，素有“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之称的画家谢春彦在锦江饭店设宴，老朽有幸也在“密召”之列。晚报来了好几个人，其中就有李天扬，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订交。以后的来往并不多，但我敢说，彼此的感情是接近的。去年和今年，我生过两次病；去年那次相当危险，总算死里逃生，又得苟延残喘了，但体力大伤，一年到头几乎是足不出户，天扬对我的关切多了起来。我这个人喜欢说笑话，大概天扬所以要我写这篇序，也是想弄点事情给我做做，免得我在家老是枯坐瞎想，说不定要得“老年痴呆症”。

那我究竟能对这本书说些什么呢？所以又把稿件看了一遍，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扬读过的书是否已达到万卷之数我不敢说，但他家里的藏书很多，以后还要不断地“进货”，万卷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行万里路，别的地方不

说，敦煌他到过几次？从书里的文章看，他至少到过两次，而从上海至敦煌又是多远的路程？我欣赏他那篇写七十七岁才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樊锦诗的访问记。樊锦诗是位女同志，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就戴着草帽背着铺盖来到了敦煌，从此就没有离开过。退休后回家乡上海只住了几天又重到敦煌，因为由她主编的石窟《考古报告》还没有完成。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塑像，是一个拿着草帽的女青年，显然是以樊锦诗为蓝本。今已满头华发的樊锦诗用手摸着塑像让人拍照时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这句话有多大的含义？我相信作者李天扬走笔至此，感情一定也是激荡于怀，难以抑止的。

书中另一篇“水源头村的源头”，也是我很喜欢的。2015年春节长假，天扬不去国内外的名胜之地“轧闹猛”，而是坐着颠簸的汽车来到偏僻的广西兴安县白石乡，这里是湘江的源头，也是唐代名将秦叔宝的后裔聚集之地。让人高兴的是这里的民居虽旧，却毫无破败之相。古风依旧的村民们看远道来客都笑脸相迎。因为时

逢春节，家家都忙着在门上贴新春联，而其中一副春联，竟是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现年六十八岁的屠夫写的，他刚刚宰杀了一头肥猪……天扬的笔墨多数着眼于这些小人物小事情，让我感受到了他不俗的志趣，不羁的胸怀，但又不张扬，不卖弄，于看似普通平凡的人和事中，显出其不普通不平凡的实质来。这也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功力和修养，看看很容易，但是你来试试看。

天扬今年五十岁，在他这个年纪，我才刚刚摆脱厄运，而他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至于他今后的发展，用不着我来当算命先生，就等着致以祝贺吧！

2016年5月12日

目 录

序 不俗与不羁 秦绿枝·····	1
------------------	---

访 人

饶宗颐：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3
张林岚：书生本色·····	13
冯其庸：看尽龟兹十万峰·····	24
钟叔河：感谢你读我的书·····	33
阮仪三：古镇保护逢良机·····	38
樊锦诗：让我摸摸我的青春·····	47

谢春彦：感情磁场 水墨生涯·····	53
崔如琢：跻真端合指中求·····	61
徐秉方：喜见毗陵步后尘·····	66
王运天：文物出版一杂家·····	77
赵刘芭：难忘那好看的笑·····	82
宋军：“逃离都市”营造“理想国”·····	88
邵琦：扫清四维尘俗气·····	94
王旭东：敦煌的未来是国际化·····	109
丁亚琳：做一个安安静静写字的女子·····	114

论 事

透过那一扇扇直棂窗·····	121
孙儒侗和李其琼的一辈子·····	126
垂向大地的杨柳·····	130
丰子恺旧居难题不该无解·····	138
拆梁林故居，吃了什么“胆”？·····	142
梁林故居，不该成“乌龙”·····	146
保护建筑需要怎样的“保护衣”？·····	150

好好记住外白渡桥的这一次·····	155
水源头村的源头·····	159
家谱和家族史的意义·····	164
接过小丁那把讽刺的枪·····	168
从“家学”到“逃学”·····	172
兄弟文化是靠不住的·····	176
聂马精神·····	180
送别“守望者”·····	184

讽 世

应该读读张中行·····	189
《丧乱帖》上无藏印·····	192
陈燮君与丁和·····	195
别把摄制组当回事·····	198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201
李光耀学华语·····	204
回到《三国》·····	207
今为古用·····	210

陈凯歌的“绿与黑”	213
吃饱了	216
虎口	219
陈寅恪不能当老师	222
郭德纲的肚子	225
《读书》之累	228
我的两位老师	231
霸道	234
贱卖的秘密	237
怀念罗志华	240
宋子文的功过	243

说 书

不可多得的新闻史文本	249
认认真真写人生	256
文人自况	269
这一条苏州河	273

难得清醒·····	278
越来越稀缺的平民视角·····	286
绕不过去的沪乡·····	296
跋·····	302

访人

饶宗颐：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这个6月，九十五岁的饶宗颐先生格外地忙。

6月22日，在香港主礼“饶宗颐文化馆”开馆仪式；

6月28日，出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饶宗颐教授上海书画展”；

6月29日，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后首次莅临杭州西泠印社。

真可谓行程满满，成果满满。

在学界，向有“南饶北季”之说。“北季”，即季羨林先生。季先生曾撰文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国宝”三顶桂冠。季先生之自谦，众人称誉。那么，季先生外，还有谁能当得起“大师”、“泰斗”、“国宝”之称呢？恐怕，唯有“南饶”饶宗颐先生了。许嘉璐教授有言：“饶宗颐先生在当代是唯一的丰碑！”

海上因缘

6月27日上午，我来到西郊宾馆，有幸独家采访了饶宗颐先生。饶公面容清瘦、神采奕奕、谈笑自若。

此次“上海书画展”，名曰《海上因缘》。我便从这四个字问起。饶宗颐先生确认，这名字是他亲自起的。我好奇，饶公与上海，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缘？

饶公的学识，博大精深，他于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词学、经学、楚辞学、考古学、潮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却不知，他在诸多学术领域，均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饶宗颐先生告诉我，他与谢稚柳先生是故交，正是因为几十年前，谢先生给他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手卷，